

通鑑總類

十四

任圜以天下爲己任

天成元年明宗以太子賓客鄭珽工部尚書任圜同平章事
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幸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
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爲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蕭希甫論豆盧革韋韋說

同平章事豆盧革韋說奏事於明宗前或時禮貌不盡恭百
官俸錢皆折估而革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革父
子自正月給由是衆論沸騰說以孫爲子奏官受選人王儻
賂除近官中旨以庫部郎中蕭希甫爲諫議大夫革說覆奏
希甫恨之上疏言革說不忠前朝阿諛取容因誣革強奪民
田縱田客殺人說奪鄰家井取宿藏物制貶革辰州刺史說
瀋州刺史賜希甫金帛擢爲散騎常侍

通鑑總類卷二

宰相門四二

馮道崔協並相

二年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
多聽其言豆盧革韋說既得罪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
北人先已薦鄭珽又薦崔協任圜李琪鄭珽素惡琪故循力
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
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明宗問誰可相者
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爲人所賣協雖名家
識字甚少臣旣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爲天下笑乎
明宗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
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旣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

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
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明宗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
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負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
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蝮蟻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
而譽協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並同平章事

任圜安重誨爭論上前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明宗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
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
聲色俱厲明宗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明宗曰
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
者蓋輕大家耳明宗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

通鑑總類卷二

五月朔日

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

范廷光等求外補

長興四年秦王從榮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
必族之范廷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明宗以為見已
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
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
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
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明宗乃許之以延壽為宣武
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
下弘昭復辭明宗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吾豈養汝輩
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置姓名於琉璃瓶以下相

清泰元年劉昫與馮道昏姻昫性苛察太愚剛褊道既出鎮二人論議多不合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求見事多凝滯潞王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閥望宜為相者皆以姚顛盧文紀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潞王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顛遂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南漢楊洞潛歎政亂謝病歸第

南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同平章事楊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家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終不戒弘度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

宰相奏嚴密事於便殿

二年潞王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獲對揚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於閣門奏勝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以馮道爲司空

以馮道爲司空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旣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後晉馬胤孫爲相人目爲三不開

天福元年三月丙午以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桑維翰勸高祖中國安

二年以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高祖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

中書知印止委上相

四年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高祖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高祖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高祖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遇群臣無與爲比

南漢以趙光裔爲相

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未嘗

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因薦諫議大夫李紆可以將命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左丞損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南唐宋齊丘求豫政事

七年南唐左丞相宋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省乃罷侍中壽王景遂判尚書省吏領中書門下省以齊丘知尚書省事其三省事並取齊王璟參決齊丘視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省事從之

馮道依違兩可

開運元年太尉侍中馮道雖為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齊王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便禪僧飛鷹耳遂以道為匡國節度使兼侍中

契丹主稱馮道非多事者

十二年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

後漢高祖用蘇逢吉為相貪詐好殺

朝廷草創高祖悉以軍旅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

吉及蘇禹珪二相決事皆出曾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惟其所欲高祖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隱帝專用楊郭而分三相之權

乾祐元年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郭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御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不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郭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弃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

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隱帝曰國家勳舊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隱帝曰此宰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罷濤政事勒歸私第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怒李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隱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遂以樞密使楊郭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隱帝皆委郭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郭事有未更郭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郭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郭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

介意既恨二蘇排已又以其除官太濫爲衆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蔽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楊邠求解樞密

三年楊邠求解樞密使隱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爲之相公辭之是也隱帝聞之不悅以虔裕爲鄭州防禦使

史弘肇欲殺蘇逢吉

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爲手勢令史弘肇不閑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

四五六

道盤總類卷二

宰相月四元

章

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詭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歐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隱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塵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郭威復竇貞固蘇禹珪故位猶拜馮道

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爲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自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遷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

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君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

周太祖用王峻范質李穀為相

廣順元年以王峻為左僕射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復以范質參知樞密院事初太祖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太祖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太祖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氣忼慨善譬言諭以開主意

李穀免朝參令視事

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太祖以穀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李穀以臂痛令刻名印用之

二年李穀以病臂久未愈三表辭位太祖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至重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于金祥殿面陳悃款太祖不許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命趣草王溥制

顯德元年太祖命趣草制以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制畢左右以聞帝曰吾無恨矣

命李穀不拜

四年李穀扶疾入見世宗命不拜坐於御坐之側穀懇辭祿位不許

竇儼上疏乞令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堪為宰相

竇儼上疏以為政之本莫大擇人擇人之重莫先宰相自有唐之末輕用名器始為輔弼即兼三公僕射之官故其未得之也則以趨競為心既得之也則以容默為事但思解密勿之務守崇重之官逍遙林亭保安宗族乞令即日宰相於南宮三品兩省給舍以上各舉所知若陛下素知其賢自可登庸若其未也且令以本官權知政事暮歲之間察其職業若果能堪稱其官已高則除平章事未高則稍更遷官權知如故若有不稱則罷其政事責其舉者帝覽而善之

世宗不以魏仁浦無科第徑擢為相

六年世宗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豈盡由科第邪遂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仁浦雖處權要而能謙謹世宗性嚴急近職有忤旨者仁浦多引罪歸己以救之所全活什七八故雖起刀筆吏致位宰相時人不以為忝

世宗以李濤輕薄談諧王著嗜酒無檢不用為相世宗嘗問大臣可為相者於兵部尚書張昭昭薦李濤世宗愕然曰濤輕薄無大臣體朕問相而婦首薦之何也對曰

陛下所責者細行也臣所舉者大節也昔晉高祖之世張彥澤虐殺不辜濤累疏請誅之以爲不殺必爲國患漢隱帝之世濤亦上疏請解先帝兵權夫國家安危未形而能見之此眞宰相器也臣是以薦之世宗曰卿言甚善且至公然如濤者終不可置之中書濤喜談諧不修邊幅與澣俱以文學著名雖其友愛而多謔浪無長幼體世宗以是薄之又以翰林學士單父王著幕府舊僚屢欲相之以其嗜酒無檢而罷

三省門

唐以中書門下相檢察

正觀元年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中書門下機要之司

通鑑卷之二

三才門三二

二年太宗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

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弘道元年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以劉景先爲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爲司空房玄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宋璟復正觀之制

開元五年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
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
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
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
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
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群
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
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明
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
事

樞密使門

後晉劉處讓為樞密使

天福三年初耶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高祖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高祖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高祖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廢樞密以印付中書院

四年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

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高祖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遂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

給舍門

唐許孟容封還齊揔詔

貞元十八年浙東觀察使裴庸既以進奉得進判官齊揔代掌後務刻剝以求媚又過之詔擢揔為衢州刺史給事申長安許孟容封還詔書曰衢州無它虞齊揔無殊績忽此超獎深駭羣情若揔必有可錄願明書勞課然後超資改官以解衆疑詔遂留中德宗召孟容慰獎之

李藩批敕

元和四年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垪薦藩有宰相器憲宗擢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憲宗甚重之

段平仲請斬吐突承瓘

五年吐突承瓘自行營還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垪曰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罪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瓘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它日復有效軍之將何以處之若或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嘉崔羣謹直

七年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群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憲

宗嘉群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憲宗乃從之
蕭倣封還李燧制書

大中十二年以右金吾大將軍李燧爲嶺南節度使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宣宗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

御史門

東漢靈帝用桓典為御史京師有驄馬御史之謠
光和五年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為之
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石虎用李巨而中外肅然

東晉成帝咸康五年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
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
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東魏崔暹頗挾巧詐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東魏丞相歡入朝于鄴百官迎於紫陌
歡握崔暹手而勞之曰往日朝廷豈無濫官莫肯糾劾中尉

四十五

道鏡總類卷二

御上月三十一

傳

盡心徇國不避豪彊遂使遠邇肅清衝鋒陷陳大有其人賜
暹良馬東魏主宴於華林園使歡擇朝廷公直者勸之酒歡
降階跪曰唯暹一人可勸并請以臣所射賜物千段賜之然
暹中懷頗挾巧詐初魏高陽王斌有庶妹玉儀不為其家所
齒高澄遇諸塗悅而納之遂有殊寵封琅邪公主澄謂崔季
舒曰崔暹必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暹諮事澄不復假以
顏色居三日暹懷刺墜之於前澄問何用此為暹悚然曰未
得通公主澄大悅把暹臂入見之季舒語人曰崔暹常忿吾
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可殺及其自作乃過於吾

陳徐陵奏彈安成王瑒

天嘉六年安城王瑒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

項為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為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文帝見陵章服嚴肅為歛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項在殿上侍立仰視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項下殿文帝為之免項侍中中書監朝廷肅然

唐杜淹心服封德彝之對

貞觀元年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太宗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摘疵類太為煩碎淹默然太宗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太宗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韋思謙劾奏褚遂良抑買譯語人地

永徽元年監察御史陽武韋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大理少卿張叡冊以為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為定叡冊舞文附下罔上罪當誅高宗遂左遷遂良為同州刺史叡冊循州刺史思謙名仁約以字行

王義方對仗叱李義府

顯慶元年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高宗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遂正義自縊於獄中高宗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漣水

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自決柰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高宗旣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高宗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

狄仁傑劾奏韋弘機王本立

調露元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幸東郊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

通鑑總類卷二

御史門六十一

高山上陽等宮制度并麤上陽宮臨洛水爲長廊亘一里宮成高宗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道上爲奢泰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請付法司高宗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乏英才豈少本立輩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弃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郭霸嘗魏元忠糞

長壽元年寧陵丞廬江郭霸以諂諛干太后拜監察御史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大夫糞甘則可憂今苦無傷也元忠大惡之遇人輒告之

陽嶠不樂搏擊之任乃擢御史

長安四年左臺中丞桓彥範右臺中丞東光表恕已共薦詹
事司直陽嶠爲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
曰爲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
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爲右臺侍御史先是李嶠崔玄暉
奏徃屬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遂致刻薄之吏恣行酷法其周
興等所劾破家者並詣雪免司刑少卿桓彥範又奏陳之表
疏前後十上太后乃從之

崔琬彈宗楚客紀處訥受戎狄貨賂

景龍三年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
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偻趨出立於朝堂待
罪至是楚客更憤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中宗竟不窮
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

通鑑總類卷七

御史中丞

世

楊孚彈糾不避權貴

景雲元年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睿宗曰鷹
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
人主保衛之則亦爲姦慝所噬矣

楊瑒廷奏李傑反爲崔日知所構

開元三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
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
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明皇遽命傑視事如故
日知爲歙縣丞

長孫昕毆李傑

皇后妹夫尚衣奉御長孫昕以細故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
四年春正月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毆之傑上
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陵誠爲辱國明皇大
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
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寘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
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

宇文融使御史彈劾事泄坐貶

十七年宇文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明皇始
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
皆怨苦之爲人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
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於明皇融疾
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以白上
明日寅奏果入明皇怒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爲相百日而罷
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

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受杖于朝堂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讖書爲證明
皇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
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李勉彈管崇嗣背闕而坐

至德元載時塞上精兵皆選入討賊惟餘老弱守邊文武官
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
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必大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

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思得不阿附元載者遂用李栖筠爲大夫

大曆六年代宗益厭元載所爲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

趙計奏苗不損與縣令同不實皆坐貶

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韓滉奏幹不實代宗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阿附度支稱縣境苗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澡同代宗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代宗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澆

道鑑忍類卷之二

御史門六十二

崔遠入北軍巡囚受杖流竄

貞元十九年建中初敕京城諸使及府縣繫囚每季終委御史巡按有冤濫者以聞近歲北軍移牒而已監察御史崔遠遇下嚴察下吏欲陷之引以入右神策軍軍使以下駭懼具奏其狀德宗怒杖遠四十流崖州

武元衡竇群不附王叔文之黨

永貞元年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己使其

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遷侍御史竇群奏屯田負外

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揖之曰事固有一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佑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有彊直名止之

盧坦奏彈柳晟閻濟美違赦進奉

元和三年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憲宗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柰何存小信棄大信乎憲宗乃命歸所進於有司盧坦揖退裴均歸位

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矜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李夷簡彈楊憑貪污以謝晦不負楊憑薦為御史

四年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貶憑臨賀尉憲宗命盡籍憑資產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籍其家憲宗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李夷簡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

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爲監察御史
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溫造彈李祐違敕進馬而李祐膽落

長慶四年夏綏節度使李祐入爲左金吾大將軍進馬百五
十匹敬宗却之侍御史溫造於閣內奏彈祐違敕進奉請論
如法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
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矣

南唐江文蔚彈馮延巳等坐貶

後晉天福十二年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詔
赦諸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

三十三

通鑑紀事本末

御史月二五

廿

巳魏岑曰陛下踐阼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
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群小諫爭者逐竊
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猶
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人心疑惑唐主以文蔚所
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

史官門

漢蔡邕願繼成漢史

初平三年董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

四之五十六

通鑑總類卷七

史官門六十六

廿

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

晉孫盛作晉春秋

太和四年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旣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祕書監太原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桓玄自作起居注

元興三年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玄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玄於道自作起居注叙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犇敗專覃思著述不暇與群下議時事起居注既成宣示遠近

北魏崔浩刊國史于石坐誅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主以崔浩監祕書事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為浩所寵信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

為言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於魏主以為暴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祕書郎吏等罪狀魏主召高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摠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執浩置檻內送城南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

齊沈約撰宋書多載世祖太宗事

永明十年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武帝武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武帝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刪除

北齊魏收撰魏書時人謂之穢史

梁承聖三年齊中書令魏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何物小子敢與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既成盧潛奏收誣罔一代罪當誅盧斐頓丘李庶皆言魏史不直收啓齊主云臣既結怨彊宗將為刺客所殺齊主怒於是斐庶及王松年皆坐謗史鞭二百配甲坊斐庶死於獄

通鑑總類卷七

史官門六

中潛亦坐繫獄然時人終不服謂之穢史

唐太宗欲觀褚遂良起居注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太宗曰誠然

復令房元齡等撰次實錄以聞

十七年初太宗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太宗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

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
奪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
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
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
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為此也太
宗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
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
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
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詔劉仁軌改修許敬宗所撰國史

咸亨四年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
故也

吳兢不從張說之請

開元九年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明皇嫌名
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
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
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
其後說陰析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
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魏謩諫文宗觀起居注

開成四年文宗就起居舍人魏謩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日記
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文宗

曰朕曷嘗觀之對曰此曷日史官之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則
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文宗乃止

平

通鑑總類卷二

五十四

京兆明

西漢張敞五日京兆

甘露元年楊惲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宣帝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案驗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故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成帝陽朔四年少府王駿爲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唐許孟容肅清犖下

元和四年左神策軍吏李昱具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憲宗憲宗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犖下錢未畢償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柳公綽杖殺神策軍將

十一年以給事中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

為禁轂師表令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憲宗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

長慶三年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薛元賞杖殺禁軍將

文宗大和八年時禁軍暴橫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宰相以其不勝任以司農卿薛元賞代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

坐聽事與一人爭辨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輔佐天子紀綱四海今近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曰中尉屈大尹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繼至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曰癡書生何敢杖殺禁軍大將元賞曰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濫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唐治鄭光莊吏

大中十年宣宗以京兆久不理以翰林學士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恣橫為閭里患積
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
對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為京兆欲以清畿甸之積弊若鄭光
莊吏積年為蠹得寬重辟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尸耳臣未
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卿與痛杖貸其死可乎對曰臣不敢
不奉詔願聽臣且繫之俟徵租足乃釋之上曰灼然可朕為
鄭光故撓卿法殊以為愧澳歸府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
以吏歸光

郡守門

西漢何並代嚴詡剛柔不同

平帝元始三年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爲官謂掾史爲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爲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去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我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爲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平陵何並爲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等皆殺之郡中震栗

潁川願借寇君一年

東漢建武八年光武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

唐馬周言內重外輕

貞觀十一年馬周上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

縣令門

東漢卓茂以禮教不以律治

建武元年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累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秉威力彊請求耳亭

通鑑總類卷二

卷之五

五

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灋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河南郡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

陳寔不禁民訟

威帝建和三年陳寔爲太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寃於人乎亦竟無訟

者

賈彪嚴養子之制

延熹九年賈彪嘗爲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爲賈

李君奭有異政

大中九年初宣宗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莫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上以此獎厲衆始知之

通鑑總類卷第七

